

天才歧路

TANCAIQU LU

王
琰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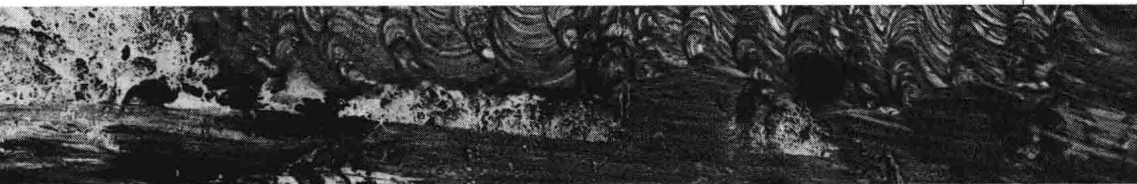
谁若想恢复文学不容亵渎的神圣性，
得到缪斯女神的青睐，
他首先必须做一个纯洁的人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王
琰
著

天
才
歧
路



百
花
洲
文
艺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才歧路 / 王琰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5
ISBN 978-7-5500-0964-6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5109号

天才歧路

王 琰 著
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青松
美术编辑 方 方
制 作 张诗思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14.5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 18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964-6
定 价 24.00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. 少年游 / 004
2. 灵感 / 008
3. 初恋 / 013
4. 编辑池茉 / 021
5. 颜晓慧 / 030
6. 追求 / 039
7. 海外来鸿 / 047
8. 重逢 / 053
9. 初为人父 / 061
10. 同床异梦 / 064
11. 工作 / 072
12. 在路上 / 078
13. 单身汉闻枫 / 081
14. 晒书 / 089

15. 在地下室 / 094
16. 灯火阑珊处 / 098
17. 探亲 / 102
18. 空中来信 / 110
19. 凌舞 / 116
20. 又见傅青 / 122
21. 人籁 / 128
22. 小小的灵魂 / 133
23. 会计事务所 / 139
24. 重生 / 145
25. 遥远的星辰 / 152
26. 出版社来信 / 157
27. 许氏的晚年生活 / 160
28. 重返青城 / 166
29. 聚会 / 174
30. 池茉外传 / 179
31. 颜晓慧来信 / 182
32. 特殊邀请 / 187
33. 许游加盟“鹊桥仙” / 193
34. 对话池茉 / 197
35. 高处不胜寒 / 203
36. 路上的思念 / 211
37. 许梦终于见到了父亲 / 215
38. 云在青天 / 222

引子

许游，许泳，是酷爱游泳的父亲给双胞胎儿子取的名字。当年，两个名字在云镇颇为时髦。男孩名字中带“勇”的纷纷改成和勇谐音的“泳”。这股“泳”字热潮持续一段时间，即随小许泳的突然死亡而终结。

许泳因急性脑膜炎死在青城医院，享年三岁。

弟弟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许游只要一听外面有声音，便跌跌撞撞跑出去，钻进人群东张西望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。每次，他都失望而归，心底空空落落的，脚步摇晃得更厉害了。一天，再次失望的他眼睛迷糊，恍恍惚惚感到脚下土地的松动，身体慢慢往下沉。下沉的感觉真好。他用拳头将嘴里的惊叫堵住，直直倒了下去。

他平躺在云镇坑坑洼洼的泥土地上，倒下时用力过猛，地上灰尘四起。枣树下正在悠闲觅食的小鸡们咯咯地惊叫着，飞跳起来。和他同龄的几个小伙伴被他丑态逗得尖声大笑。他们围住他，一边起哄，一边往他脸上撒土。他一动不动。那一刻，感觉自己正躺在弟弟的小棺材里，亲人们正是这样往

棺材上掘土的。如果不是母亲及时出现，阻止了孩子们的闹剧，他还将更多体验被活埋的感觉。

父母并不相信许泳的死会给许游留下阴影。三岁，一个三岁的孩子能有什么记忆？

云镇不大，一座石头拱桥架在河流上，把云镇分割成东西两镇。许游不再有弟弟了。许游从三岁那年，开始了在云镇的游荡童年。

弟弟总像影子似的跟在身后，悄无声息。有时，仿佛已听到轻微的呼吸声，猛回头，幻觉中的他浑身发出一种柔和光泽，静静地伫立。

他的心颤抖得要跳出胸膛，过度的惊喜使他两眼湿润，一伸手，扑了个空。他下意识揉揉眼睛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一只蜜蜂嗡嗡叫着，穿过树丛飞走了。

他一屁股跌坐在地。土窑顶上杂草丛生，那些清凉柔软的叶子簇拥身边，几乎淹没双腿。一阵风过，它们你推我搡，在空中散布欢快热闹的气氛。小鸟飞过来了，翅膀在太阳中掠过一道金线。许游陷在柔和的光泽里，如痴如醉地回头呆望。自然的语言和幻想中的境界融为一体。他激动莫名，有股新生的醉意荡漾心间。

他从草地上一跃而起。他不能让这感觉流失，他要紧紧抓住它们。他嗅到了野菊花的清香；听到了土窑下面一对婆媳粗俗的对骂。枣树底下的芦花公鸡又在咯咯地你呼我唤。云镇石桥上，有个男孩子几次做出跳水动作，终因胆怯放弃；其他男孩早已嬉闹着扑进河中。河水被他们搅得混浊一片。天空也像感染了游泳者们的热情，着了火般，把男孩踟蹰孤独的身影染得通体发亮，把整个云镇照耀得如火如荼。

他贪婪地捕捉这一切，体内某种东西被燃烧起来，随之，许多美妙的意象在脑海翻腾：它们像音乐，像闪电，争先恐后地冒出来。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他完全被控制住，两眼放光地看着四周，景物在他热烈的眼神中已染上神奇色彩。

我是谁？我还是我吗？他浑身颤抖，呜咽着，自言自语，一直说个不停。不知道什么叫灵感，更不懂什么叫诗，只知道让他莫名兴奋的感觉一来，便似着了魔，不知生在何处。

奶奶许氏是镇上唯一的知识分子。年轻时读过大学，还做过翻译，是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。

奶奶的目光聪慧神秘，那头经树叶洗涤过的头发乌黑油亮，垂落胸前。某天许氏边用手指梳理长发边讲故事。许游呆呆地看着她，突然用手轻轻触摸她的头发，赞叹道：奶奶，你的头发像风信子的颜色。它在我眼里闪烁着墨蓝色的光芒。

游子，你说话的语调已经像个诗人了。

1.少年游

青城是座古老的城市，一条运河穿城而过。高大的拱形石桥横跨运河，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座。一眼望去，青城没什么高楼大厦，全是一排排平整低矮的白房子，白墙黑瓦，宁静得近乎肃穆。青城人爱走路，边走边聊天，语速平淡缓慢，落进小巷深处，很快被一巷的幽静吞噬。

许氏祖孙最初落脚的地方，是在城北下只角的一条运河边上。那些临河而筑的房子也算白墙黑瓦，大多已陈旧不堪，给人简陋、破烂、寒酸之感。

他们的房间总共只有九平米，前后没有窗户。刚搬进去，许氏一个人忙前忙后，在房子中间拉了块花布，告诉他这是城里，城里的房子都小。

那年许氏五十六岁。许游十二岁。十年动乱刚刚结束，许多冤假错案等待平反，各行各业在重新调整中。大学时代的同学，大部分受到冲击，命运并不比她好多少。回想当年，她因病中止工作重返云镇时，只觉得自己即使不被病痛折磨死，也要活活压抑而死。结果，她没死，死在前面的是身强力壮的丈夫、儿子、儿媳和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。

命啊。她曾悲叹命中的阴差阳错。现在看来，正是这阴差阳错使她得以在云镇安静地度过天翻地覆的十年。可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先她而去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如果没有孙子许游——

当然，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。她没有理由自寻烦恼。必须尽快帮助许游适应城里生活。她回到青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找关系，把许游转进最好的一中读书。许游并没听从奶奶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脑海里太多的幻觉常把他折磨得坐立不安。

青城房子一幢挨一幢，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嘈杂声，许游无处游荡也无从逃

避。烦恼过一阵，选择书店。手里拿一本书，随便找个角落，一坐一个下午。大部分时间，眼睛盯着书，脑袋则胡思乱想，并随手在纸上涂抹一些句子。这些你可以称之为“诗”的东西，大都在走出书店的途中被他撕得粉碎。如果不是一套《水浒传》连环画，这种散漫状态不知还要持续多久。

那天，放学回家的他喝了两大碗冷水。喝水时，一眼瞥见街对面的书摊前人头济济。书摊供人阅读各种各样的连环画和侦探小说。交一角钱，随便翻阅，时间不限。他一向不喜欢热闹，可那天，几个少年坐阳光里专注看书的背影使他莫名心动。他不假思索地走过去。摊主立刻神秘地使个眼色，示意他进屋。

这是新到的《水浒传》，抢手着呢，想不想看？说着已将厚厚一整套连环画往他手中一塞。

许游呆站片刻，心不在焉地读了起来。开始，对打打杀杀的情节不感兴趣，直到“林冲雪夜上梁山”一集，注意力才高度集中。林冲火烧草料场，孤身一人，在茫茫雪夜艰难跋涉。那股苍凉和悲情力透纸背，强烈地震撼着他。

外面六月酷暑，许游坐在书摊边，仿佛身处雪地。他噙着眼泪，身体一阵阵发抖，恨不能将高太尉碎尸万段。年幼时接触太多神话，当被某个凶残恶魔吓得目瞪口呆时，奶奶就笑着宽慰他道：神话里的人住在另外一个世界呢。

高太尉不是神话，他有名有姓，是历史人物，怎么反倒比恶魔更阴险无情？他又想起神话里的珀尔修斯。假如，林冲脚上穿的是珀尔修斯的凉鞋该多好啊，只要想报仇，凉鞋就会指路，带他翻山越岭。想到神奇的凉鞋，林冲成了用火做成的英雄，这样的英雄，命里注定要经受危险和争斗。这样的英雄怎么可能是凡胎之躯？

如此反反复复地联想，激发出强烈的阅读兴趣。读书一旦上瘾，就像在云镇时的漫游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、如饥似渴的地步。每次书摊关闭，店主都得把许奶奶请出来，才能叫动许游。

许氏见孙子把东游西荡的精力花在读书上，阅读水平已远远超出同龄人，一

时冲动，从床底拉出一大捆中英文藏书。

许氏年轻时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。大学读的西语系，心里并没把学好外语当一回事。在她眼里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灵感和创造，所以，除学好外语外，一有时间就看小说。那一箱藏书是她年轻时读的文学经典。

猛一见这么多书，许游如获至宝，他这一本摸摸，那一本翻翻，放鼻子下嗅嗅，好像这样一来，便能迅速领悟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精神。

奶奶，你说写这些书的人都已经不存在了吗？他难以置信地问。

不存在的只是他们的肉体。许氏眼里闪烁着仰慕的光芒。一位作者感到最幸福的是，即使他自己变成了灰，由他创造的思想和情感，仍能通过作品，一代代流传下去。

假如他们的肉体能和他们的作品一样不朽，该多有意思啊。他低下头，盯着一位作家的简介，若有所思道，昆虫被嵌进琥珀得以永恒，人死了干吗非得进坟墓？为何不能也像昆虫那样，装进一个类似琥珀的东西，流传百世？他说到这里，有些呆了。假如真能这样，便随时可以看到父母和弟弟了。

许游常说，他三岁那年就有写作冲动。装殓弟弟遗体的黑色长方形物体，母亲凄冽的哭声，以及许多骚乱不成形的阴影，早已浸透灵魂。等他知道用文字消遣排忧，这些梦境和意象，便以无限的生命力，在脑海蜂拥浮动，使他气喘、颤抖的同时，激情迸发。他曾躲在云镇土窑写下许多分行文字。这些他认为是奉献给亲人的祭文，都在当时被埋进土里。如果，青城也有一块泥土地，任他埋葬诗稿，他的创作兴趣也许不至于这么快从诗歌转移到话剧。

初中三年级，正是准备考高中的关键一年，许游不可救药地迷恋上话剧。

《丹心谱》讴歌了人民敬爱的周总理。总理不幸逝世，十里长街，百万群众挥泪相送。仍记得奶奶在家折叠花圈时，几次伏案痛哭。课堂上只要一朗诵起悼念周总理的诗歌，老师和同学们眼里便饱含热泪。“周总理啊，你在哪里？”周总理真的就此化成灰飘进了大海？人类是不是都在用相同的问话表达对死亡的疑

虑和困惑？他可怜的弟弟、他的父母就此一去不复返了？

许游不相信死亡，他仍在等待。他站在青城山坡顶上，眺望天地，那份痛苦中交织希望的心态使他激动万分。

许游创作独幕剧《围棋》时，对西方五六十年代盛行的意识流、超现实主义文学及荒诞派戏剧一无所知。完全凭直接经验，执迷于梦境和幻觉的记叙。剧中的围和棋是一对双胞胎。棋三岁失踪，围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，最终和棋合而为一，由此结束了漫长的等待。剧中，人物意识流动的轨道成为主线。剧情支离破碎，带有很大跳跃性和随意性；再加上大段语无伦次的独白及梦魇特征等细节，使初读此剧的同学摸不着头脑。只有表演班汪老师对此欣赏不已。他从围对棋永无休止又毫无希望的等待中，读到某种和《等待戈多》相似的东西。

天才，真是天才。汪老师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，表演经验及戏剧理论知识相当丰富。通过他，许游知道自己的创作源泉来自属于生命冲动的下意识领域——即梦和幻觉等超现实生活。通过他，许游还知道了早在五十年代初，西方戏剧史上就因《等待戈多》的出现，产生真正的革新。

戈多会来吗？

没有什么事会发生

没有人来

也没有人去

剧中两棵光秃秃的枯树，流浪汉痴痴地站在树下。戈多永远也不会来，又永远在被等待之中。等待构成了现代人的命运，从而揭示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。

戈多说他今天不来了

明天准来，

于是我继续等待

许游在汪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中如痴如醉，流浪汉对戈多的等待，多么像他对弟弟的等待啊。

戈多永远不会来。可未来的事几个人能预测？他不是让棋最终和围相遇了吗？

2.灵感

中考成绩公布那天，许游洗个头，端一盆脏水走出家门，隔壁新娶的媳妇问他，许游，还想读书吗？许游把水泼出去的时候，坚定果断地说：不读了！

他的确不想再读书，半年恶补数理化的结果仍一败涂地，他真没那个脑子。至于初中毕业后干什么，他还没完全想好。反正只要有书，就不着急。中考一完，他迷上《红楼梦》，整天躺在床上，废寝忘食地看，不过里面有些东西他似懂非懂，模模糊糊。譬如，什么叫“云雨”？他默想片刻，心跳加快，眼里不知不觉浮上一层湿润晶亮的光。凝眸处，隐约浮动两个美丽幻影，“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”。

“仙葩”，“美玉”，这些形容女人的词汇，触动了他心灵深处最温柔最隐秘的地方。从云镇到青城，身边女同学无数，仔细想来，没有一个配得上这些超凡脱俗的字眼。

许游沉迷小说时，许氏走进一中校长家门，准备挽起衣袖帮搬煤球，被校长阻止道：不是我不帮忙，许游的成绩进一般高中都难，你说再让他升一中？我这个校长今后还怎么当？

许游进不了一中，已成铁板钉钉的事实。许氏不气馁，使出初来青城锲而不

舍的劲，教育局、文化局，到处找关系，托人说情。最终只把许游努力进一家职业高中。

白雁是光明职业高中校花，就读于服装设计班，比许游高一届。开学没多久，许游在操场和她擦肩而过，身边男生用胳膊肘朝他一捅：快看！他条件反射地回头，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背影，身材娇小苗条，脑后扎一根松松的马尾巴，随着她走路的幅度，在空中一颤一颤，跳舞似的。

同样是走路，许游第一次发现，女孩可以把路走得如此轻盈，若风中之柳。他的心不由一动，朝背影多瞧两眼。大美人白雁。男生也一起回头，眼神恋恋不舍。

自此，男生们聚在一起，话题中心是白雁。他们对白雁的议论不知不觉成为一种生理需要，不那么过一下瘾，一天便觉少了什么，很难过去。

独来独往的许游，本不屑和他们搅缠一起。那天操场之后，事情却发生转变。只要一听有关白雁的议论，会身不由己地站起来。先还装模作样，找什么东西似的在地上东张西望。后来，干脆站人流外围，做个专注听众。

白雁来自上海。这是相互传递的白雁档案必不可少的一句话，说时声音颤抖，带着难以遏止的渴慕之情。

白雁不光来自上海，还是上海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的女儿。那个姓白的作家据说在“文革”时被整成瘫痪，生活无法自理。白雁母亲在她上初三时，突然患病去世。她这才背井离乡，投奔到青城外婆家。

一天课间休息，他们像平常一样簇拥在走廊上，先你一句我一句议论昨夜看的日本或巴西连续剧，讲到某些爱情场面，流露出无限憧憬的样子。当时，有人控制不住，双手扶住楼杆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对楼下狂叫一声：白雁！空气凝固了，大家不再说话，情不自禁朝楼下望去。

服装设计班在一楼。据说，白雁刚从上海转学过来没多久，有个装潢设计班的男生在二楼喊她，她急匆匆从教室跑出来，仰起脸问：谁叫我？设计班男生立刻笑嘻嘻调笑道，是哥哥我呀。自此，白雁不再上当，任凭你喊破嗓子，她也无动于

衷。这次看来又是白喊一场。正当大家若有所失之时，另一个男生泼冷水道，昨天那个谁看见白雁去舞厅了，坐在一个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。一个男人。他强调“男人”两字，并伸开五指示意道，估计有二十五岁。反正，听说她很会利用男生，早已不是什么纯情少女。泼冷水的男生匆匆做此总结，昂头走进教室。

上课铃响，许游慢吞吞走在最后。步入教室前，他再次朝空空荡荡的楼下凝望片刻。

一天上珠算课，白雁出现在窗外时，许游正把手放在算盘上，装模作样拨动。白雁翩然而至，先被剧烈的算盘声吓了一跳，接着，好奇观望。许游开始没把她和白雁联系起来。这个皮肤白皙、五官纤巧的女孩似乎并没过人美貌。是一袭雪白的衣裳点燃了某种记忆。她对白色情有独钟，衣服是白的，头上扎的丝绸手帕也是白的。一阵风过，手帕在脑后舞动，像两只白色蝴蝶。好几次，它们在许游眼里，跟真的一样，奋力翻飞，似要挣脱束缚，冲向蓝天。他看出神，手停在算盘上不再移动。

白雁，白雁。身边的同学也瞧见了，压低嗓音激动地喊。很快，男生们纷纷像被念了魔咒，望着窗外发呆。教室里突然安静了。白雁面对珠算老师询问的眼神，大方说出来意，主要找文艺委员商量国庆演出之事。

文艺委员和白雁离去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珠算声仍处散乱状态。许游仔细回忆白雁相貌。想来想去，若说美艳，不及同班的黄红；若论气质，稍嫌成熟，和心目中姣花照水的仙姝形象有区别，便觉大名鼎鼎的白雁也不过如此。

从白雁出现窗外那天起到国庆演出，中间隔了整整两个星期。这两个星期许游过得很不安。当其他男生再次用手扶住栏杆，朝楼下喊白雁，他坐在教室里，兴致很好地吹两声口哨。口哨吹得很动听，有人怂恿他去吹给白雁听。他立刻故作不屑地摇了摇头。口哨声中，一遍遍回味所读小说的某些爱情章节。记忆最深刻的首推《红楼梦》。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，便说，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可见，爱情首先是一种缘分，那是精神上或外貌上的似曾相识之感。

白雁呢？她的外表对他来说无疑是陌生的。这样想着，不免沮丧，决定把她从脑海中彻底排除。不过，他很快发觉不想和这个女孩有关的事，日子简直枯燥无聊。尤其是讨厌的珠算课，他常在噼噼啪啪的算盘声中起身，对老师说要上厕所。

厕所在另一幢楼，他咚咚跑下楼，经过服装设计班时，故意放慢速度，昂起头，做出很骄傲的样子，眼睛余光似见白雁扭头回望，正像自己望她时的动作一样，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奇异的满足感。他又翻江倒海地找出一些爱情片段来回味。先试着拿里面的女主人公和白雁做比较，渐渐，他和白雁双双成为男女主人公。每次想到脸红、情难抑制时，便竭力贬低白雁，贬低得越厉害，白雁的形象反倒越真切。

十六岁的许游时而狂热，时而冷静，把自己一反常态的情感反复咀嚼，直到国庆文艺演出，听了白雁的诗朗诵《我看不见你》，才真正被抓住，找到答案。原来，她和他在精神上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我看不见你/窗外有一对眼睛，忧伤地/凝视着我，为什么/你不说一句话？/只让眼泪流在那/无边无际的黑夜里？

这是一首白雁自己创作的诗歌。题目一出来，许游的心即被紧紧攫住。多么相似的痛苦和等待啊。他不知道她想看见谁。这首诗很明显因思念而作。

诗，诗，当他赞叹奶奶的头发像风信子的颜色，奶奶说他已经是一个诗人了。奶奶说诗人就像一位抒情歌者，他总在孤独幽寂中歌唱预言，歌唱时间、永恒和死亡。有段时间，他坐在土窑顶上，太阳的光辉把他从头到脚染成金黄，仿佛看到神话里的半人半马族喀戎，手中抱一把黄金制的竖琴，边弹边唱，浑身闪烁金色光芒。他多么渴望手中的笔是喀戎怀里的竖琴，能让灵感永不枯竭，让他不知疲倦地尽情倾吐。

听了白雁的诗朗诵，许游再次想起这则神话。神话色彩连同往事都已黯淡。他略带遗憾地想，自己首先应该是一个诗人，而他却在返城的三年间，把最美好的岁月消磨在剧本上。

国庆演出后是假期，许游足不出户，以前折磨他的那些暧昧情绪也被诗歌气息吹散。他再次祈祷手中的笔是喀戎怀里的竖琴，引领他走进一个美妙王国。

提笔前，多么胆怯啊，迟疑着，生怕平淡粗俗的语言破坏诗歌的圣洁性。结果，国庆三天假期，他在纸上涂涂抹抹，没写出一句让自己满意的诗。

返回学校第一天，在校门口看见白雁，她正从自行车上下来，她下车的动作优雅极了。许游望着这个纤尘不染的白衣少女，一阵愉快的战栗蓦地掠过全身。他双手扶住自行车龙头，怔怔地盯着前方。啊，是谁在孤寂中倾听自己的声音呢？是她。真的是她。激情迸发，灵感的源泉喷涌而出，它不是来自喀戎怀里的竖琴，而是来自一个叫白雁的女孩。

他将自行车推倒在草地上，撒腿狂奔。奔跑中，眼中司空见惯的一切染上了神奇色彩。缪神的启示不再对他缄默，她洞悉他心灵的所有秘密，知道他从三岁那年起的所有等待和渴望。

许游写诗了。当他认识到诗歌就在这所他不屑一顾的中学里，就在他深恶痛疾的珠算课上，就在楼下一个叫白雁的女孩身旁，他欣喜若狂，奋笔疾书。

学校操场后有片树林，他在那里写下大量诗歌。一天下午，他像往常一样溜出自习室，快步下楼，习惯性地朝操场走去，身后传来呼喊：喂，同学——

许游以为不是叫他，高昂着头，置之不理。

喂，我叫你呢。一位女孩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，把手中的一摞诗稿递给他，说：从你口袋里掉出来的，我捡了。

这是从练习本上撕下的三页纸，正反两面全是诗。早在一个星期前，他把它们按信封形状折叠好，准备寄给白雁，走到邮局又没了勇气。